



## 黃總領導點傳師

# 因應疫情停班停課勉勵講話

◎ 黃錫莖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各位領導點傳師、各位點傳師、道務助理，及所有道親大家好！這次因為新冠肺炎疫情，我們受到環境的影響而停班和停課。講起來就是「道」有顯也有隱，這就是道隱的時間。我們老前人來台灣傳道，也有道顯、有道隱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今日停班、停課，這是屬於「班務」，而「道務」我們還是要繼續進行。

當時老前人的那個時代，道隱時，道務也是繼續在辦；但是辦時，是少數幾個人而已；後來演變到可以 13 個

人參與，包括主講者就只能 13 個人，這是當時的情形。所以道務策畫，或其他必須要做的工作：度人、成全，也是要用個別的方式來進行。並不是說在道隱的時候，道就不用辦、大家都停下來，不是這意思！大家一定要了解，利用這個時間，可以來充實內德方面的工夫。

我們都說：「策劃未來，檢討過去。」在這裡後學提供幾項跟大家來互相探討。

## 一、道務方向要正確，肯定天命和金線

我們修道最重要的就是道務方向要正確，要肯定天命和金線。我們知道，繼道統要有天命，有天命才能傳心法，所以方向要正確。

「道」是要救劫。除了勸化，最主要就是救劫。

常說「真道、真命」，真的道、真的天命，真人來辦。為何說是真人辦呢？方向一定要正確！明師一指、明師一點，受超凡天命明師一指之後，能夠讓眾生超生了死。

之前是「先差各教引人善」，也就是先派歷來的各教聖人來引人為善；所謂勸化的道理，累世以來講的有夠多了。而現在「道」，則是要來救劫的。咱要了解這個事情，所謂「末後一著」，最後就是要整三盤，整三期末劫這個大的事情，咱的方向就是要如此。

《六祖壇經》提到惠明要聞法時（註1），六祖跟他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」惠明聽到這個道理以後再問：「是不是有更秘密的？」六祖

跟他說這個秘密就是：「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」「汝若返照」，反省自己時、迴光返照時，最秘密就在你身體裡面。惠明聽到道理後說：「惠明之前雖然在黃梅五祖那學道，實在未去省察、未去返照到本來的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道不是這樣讀就可以了解的，道最主要的是要去體悟、要有返照的工夫。所以咱要了解，道是來救劫。

有一句道理說：「修道的人，受考不受劫。」其實這是認知的問題。考就是劫，有劫才有考，考我們的志向是不是堅定。所以咱要了解，咱的方向是修道——修辦的工夫、修道的工夫。

## 二、理念要圓融，能與道場同步

咱要反省自己幾十年來辦道，作為帶動者、領導者，是不是處事圓融？修辦道，理念要圓融，要能與道場同步。在道場要圓融十方，要反省自己——對道親是不是有以身作則？有做後學的榜樣否？是否有以德化人？是否有跟所有的後學互動？大家要檢討這些事。若是少數人有時主觀性太重、主觀的意識太重，變成自己獨斷，道務就辦不好了！

1. 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，吾善之；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德善矣。信者，吾信之；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，德信矣。聖人在天下歛歛焉。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《道德經》第49章

「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」，做為聖人要帶動所有眾生、要度這些眾生，他的心就要以眾生的心為心；了解眾生需要什麼，以做為救度眾生的一個方向。

「善者，吾善之」，假使咱有忠實護道，遇到誠善之人，咱要以誠信相待。

「不善者，吾亦善之」，遇到不誠善的人，咱也是真誠相待，不能把他放棄掉；《道德經》第27章說：「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。」若是咱度的人還未明理，仍是我們的衣食父母。咱度的對象，不論是不善者或願意行善的人，咱都要以誠來相待。

「德善」，這就是聖人的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《中庸》。咱要去體會這個圓融的道理。

「聖人在天下歛歛焉」，聖人是讓人相當尊敬的人，但是他的心志、他的內心卻是真正收斂而無所偏執的。因為這樣的關係，聖人才能「為天下渾其心」，他的心跟老百姓的心、所有眾生的心都一樣，他無貢高而能謙下。

「百姓皆注其耳目」，所有的人，在聖人說話時都靜靜地傾聽，真正用心去聽聖人講的話，因為是服他的。

「聖人皆孩之」，聖人把所有的眾生都當作他的衣食父母一樣，如同文王的「視民如傷」《孟子·離婁下》一樣。

這段，是《道德經》第49章跟我們開示的道理，告訴咱要理念圓融，要能與道場同步，和大家一體相同。現在有時開會，做主席的人，若是自己話一直說，說了一大堆，不聽下面人的意見，可能是小部分人有此種情形，若是這樣，則要自我反省、自我要求。

2. 大舜有大焉，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為善；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，無非取於人者。取諸人以為善，

是與人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。」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

「大舜有大焉，善與人同」，舜的偉大之處在哪裡？就是他的意見和人家相同，也就是自己沒有主觀、沒有主觀的執著，所以能「善與人同」。

「舍己從人」，就是把自己的意見排除掉，來服從所有在講的人。

「樂取於人以為善」，他很歡喜地學人行善的事情；別人有好事，不論是好的事情、好的功夫、好的語言，他都樂於去學。

「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」，去歷山耕田時，那些農家的工作，他也是學百姓的，包括學燒陶瓷、學抓魚等等；連做皇帝時也是如此，做事情的理念他都能真正去圓融。

「無非取於人者」，他為什麼要學？因為要學人行善、學人做好的事情、學人好的功夫。

「取諸人以為善」，這樣就是要幫助諸人以為善。「是與人為善者也」，也等於幫助別人來做好事。所以他學人做好事，等於是幫助人做好事一樣，對大家一視同仁。

「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」，君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樣與人為善，能夠去幫助別人同樣也來行善。

利用這段沒有開班的時間，要培養內德，每一件事情都要反求諸己，亦即落實反省自己的工夫。內德主要就是倫理，咱在倫理方面是不是有加強？「倫」，袁前人解釋：「倫者是次序。」亦即有高有低、有長有幼。咱知道，倫理就是五倫：君臣有義、父子有親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這有一個次序在。「理」是「重情義，尚施報」。「重情義」，咱今天能夠在道場、能夠走修道這條路，一定是有人引進咱的；所以對於點傳師、引保師，還有包括所有的老道親、道親等等，他們對我們成全的恩德，咱不能忘記，要尊重他們。「尚施報」，咱要如何報答呢？修道不是用人情在報答，而是人度我們，我們要再去度人，這才是「尚施報」。

3.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《論語·顏淵》

「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『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』」齊景公是齊國的一個諸侯，他問孔子說：「政治是如何辦的？」孔子回答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」八個字而已。

「公曰：『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』」齊景公就回答說：「確實是如此啊！假使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的時候，即使有粟，我也享受不到啊！」

咱今日修辦道也一樣，一個團隊需要各種護道的人，例如：班務、道務、策劃、做工作的人、講道理的人，還有包括烹飪，也就是廚房的人，以及負責交通的人等等；現在最困難的就是烹飪和交通，都很需要用人，欠一樣都不行！

現代是用團隊修辦的方式，沒辦法全都自己來做。假使「君不君」，咱做事情若沒有守著本分，不照道理行；「臣不臣」，為臣者也是一樣，沒照道理去行；為人父親或為人兒子也一樣，假若沒照道理去做，整個次序就亂了；雖然說你有薪水，生活也無法安定下來的。也就是說咱要守住倫理。

再來就談到內德，內德最主要是反省的工夫。

### 三、內德要培養，每事反求諸己

1. 孟子曰：「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；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《詩》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」《孟子·離婁上》

「愛人不親，反其仁」，這個道理就是在告訴咱要反省、要下工夫；假使咱對他這麼好，他卻不跟咱親近，到底咱現在要怨嘆？還是要怨天尤人？還是要產生不滿的心、怨恨的心？不行！要「反其仁」，要反省咱的仁德是不是做得不夠？做不夠他才會對咱這樣！不然咱那麼愛護的人卻不跟咱親近，到底為什麼？這都要自我反省。

「治人不治，反其智」，你要管人的時候，人家卻不讓你管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你做事情是非有分明嗎？要「反其智」，要自我反省自己是不是明智。

「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」，我一直很禮貌地跟你說話、跟你打招呼，你

怎麼都不理我？咱要了解，恭敬很要緊！恭是形於外在的樣貌，也就是外表；咱現在若是應付地說：「啊！早啊！早！」而不是內心真的對他尊敬的時候，這道早的意思就不見了、打招呼的意思就不見了。所謂「恭在貌，敬在心」，要以誠敬的心來尊敬人。因此要自我反省：敬是不是做得不夠，所以他才不理咱。

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」，假使有什麼事情行不通，不可怨嘆別人，也不可怨天尤人，而要反求諸己，確實檢討是否是咱做得不夠。

「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」，若能夠反省，身軀站得正時，那麼大家也會信服你。

「《詩》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」孟子在講道理時，常用一句《詩經》的話來做結論。「永言配命」，所講的話永遠都有照天理，有照天理去講、去做。「自求多福」，你想做什麼都能夠圓滿達成、有辦法能達成。這是反省的一個工夫。

2. 《詩》云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」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

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《中庸》第 33 章

「《詩》云：『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』」這是《中庸》第 33 章結論的一個道理；咱隱藏在內心的美德，雖然看似沒有辦法讓人看見，如俗語說：「心壞沒人知」；但是咱隱藏在內心的美德，因為真心真意還是看得見的！而且真明顯！比如：一個人的誠意，就如《大學》所說：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，誠意還是能從外表言行展現出來。

「故君子內省不疚」，做君子的人，都反求自己、要求自己；先反省自己：「是不是哪裡有欠缺否？」

「無惡於志」，對於志向，都不會去犯到，也就是問心無愧的意思。

「君子之所不可及者」，咱一般是跟不上君子的。

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」，因為咱看得到的地方，他能做得到，而咱看不見的地方，他也做得到。

3. 仙佛云：德不厚者，不足以體道；功不高者，不足以載道；言不立者，不足以闡道；愿不大者，不足以弘道。

「德不厚者，不足以體道」，德若不深厚時，則不足以體道；「道」你要體會卻體會不出來，因為德不夠的緣故。

「功不高者，不足以載道」，這裡的「功」，不是功德的功，而是指功夫；咱的功夫若不夠、不高的時候，則不足以載道。

「言不立者，不足以闡道」，俗話說：「一言一重，千言無用」，講話要理氣通達；「立」即是立言；所說的話要讓人聽時能感受到：確實是對咱修行一個好的語言。你講道理給人家聽，其實最主要是要講給自己聽，亦即「每事責己」，責備自己。常說「勸善、勸善」，是要勸自己的善。

咱現在講道理，常常都是網路一直抄，只是想：我要怎樣講給人家聽、要講比較好聽的道理給別人聽、要說到讓人家能夠接受……，這是一種不實在的「花」；也就是《道德經》第38章所說的：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」「華」與「花」互用；比喻華而不實；時間短促，經不起考驗。

「愿不大者，不足以弘道」，咱的愿力立起來時，明明是很大的愿，但咱是否有照愿去做？《論語·衛靈

公》提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人才能弘道，因為人的德；人有仁德，才有辦法弘道。這就是內德要培養，每事要反求諸己的意思。

《修道指南》裡面談到，咱要準備二樣工具：一支鏟子、一支鋤頭。鏟子要做什麼？要把「九項的口」鏟除掉。什麼叫做「九口」？第一個就是「貪」。「驕」，有驕傲否？「色」，對形形色色的著迷。「財」，是不是有疏財重義？「嗔」，就是指咱人的脾氣毛病。「疑」，咱是不是有狐疑？咱要斷疑生信，咱要信佛真、信道真、信愿真、信劫真，這都是咱要相信的。「空」，不能說我已經「空」了啦，因為這個空是頑空的空。「虛榮」，跟著社會流行，好的不學，壞的學一大堆，這不好。「享受」，咱人能夠生活就好，不要過度追求享受；老前人曾跟咱說過：「享受是享福受罪。」以上這九口，都要用這鏟子挑掉。

鋤頭要做什麼？要耙進來，把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五常之德都耙進來；這些是咱原來就有的，只是現在都流失掉了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說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原有五常的心卻都讓他流

失了，現在要把回來；其一就是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」（註2），即是「仁」；其二是「羞惡之心」，人要知道恥己之不是，自己做了不對的事情，要有廉恥；《中庸》說：「知恥近乎勇」，以廉恥來排解咱的不對，這就是「義」。其三是「辭讓之心（禮讓之心）」，要推功，要推恩報德，因為這些恩情都是眾人的，不是我自己的，這就是「禮」。其四是「是非之心」，也就是「智」，對與不對，咱要能夠分別。最後一個就是「信」，信是「統四端而兼萬善」；上述的四項都要用信來考驗，也就是《華嚴經》所說的：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

今天用這個時間，後學在這裡講幾句跟大家做一個勉勵，同時自己自我鞭策。感謝各位，謝謝大家，祝大

家平安順利、聖凡如意、咱道務能夠順利，祝福大家！

註1：原文出自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。惠能云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」惠明言下大悟。復問云：「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有密意否？」惠能云：「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」明曰：「惠明雖在黃梅，實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惠明師也。」

註2：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

## 網路影音

黃總領導點傳師  
因應疫情停班停課勉勵講話  
<https://youtu.be/Fy6AnPzGxc4>

